

關於鞭子的雜感

嚴文井著

作家出版社

6603

關於鞭子的雜感

嚴文井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關於鞭子的雜感

嚴文井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414) 字數：60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3\frac{1}{2}$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0

定價(6) 0.80 元

定 价 三 角

目 次

關於鞭子的雜感.....	1
幽靈的邏輯.....	11
“淹沒”及其它.....	17
從一個老故事談起.....	21
毒害兒童心靈的藥.....	24
奴才變不成英雄.....	30
永遠不熄的火燄.....	35
學習卓婭精神.....	44
關於安格林娜的兩本自傳.....	51
文憑的潔白與靈魂的潔白.....	57
培植那朵奇異的小花.....	63
鄉間兩月見聞.....	70
小馬倌.....	79
農民的新歌.....	86
延安的回憶.....	99
時間的奇蹟.....	102
後記.....	107

關於鞭子的雜感

1

会使用屠刀的是屠夫，据说曾經有特別高明的屠夫在斬牛時能够做到“遊刃有餘”的地步。長於打算盤的是商人，大凡稍微精明一些的商人把算珠撥撥，都算得出利潤之外的“利潤”來。但厲害的商人，却不用撥算珠，眉头一皺，心裏一副算盤早已算好這一輩子、甚至下輩子所能賺的錢數了。不管哪一行都一定有一批精通本行業務的人，所謂“行行出狀元”，大概就是這意思。

因此精通一條“打囚徒”的鞭子的胡風及其一夥，也應該是屬於一種“行業”的。台灣和香港的反動報紙最近連連稱讚胡風：“有胆量，有勇氣，有思想！”還可以証明胡風在這一“行業”中的狀元地位。

实际他們本身無非也就是這種握在人手裏的橡皮包着鋼絲的鞭子；他們自己就帶着這樣的鞭性。橡皮加鋼絲，有柔有剛，有軟有硬，而且具備有“打傷了而又表

面看不出伤痕”的能耐。这件事可不簡單。因为，当这样一条鞭子从明处或暗处抽过来时，人们不是已经处在“囚徒”的地位，那末就至少是已经被预定在“囚徒”的地位了。着了鞭子，固然可能不露伤痕，面子上似乎还过得去，但内部到底还是不能無所损伤的。这些滋味是不好受的，因此關於鞭子的事不能不有所感想。

2

鞭子经过胡風們使用後，於是關於鞭子也就有了所謂“方法論”。被胡風称做“好方法”的这个“方法”的特點不外兩點：一是“包”，例如用橡皮包着鋼絲，用糖衣包着砒霜，一直到用各种伪装包着他們的各種本來面目等；一是伤人而不顯伤痕，也就是所謂“殺人不見血”；这个妙处还是从“包”而來，根本的特點还是在於“包”。

既然如此，我們还得針對这个特點，做番剝离和拆開的功夫，看看那些費尽心机包裝、包裹和包藏起來的到底是些什麼貨色。

要剝開，当然不能沒有麻煩。隨便抓他們的一條鞭子看吧，例如路翎的“窪地上的‘战役’”，乍一看，那外表也还是柔和的，虽然帶點灰色，但大体看來还是近於紅色的，只是更近於粉紅色。那个叫人不小心就要上当的外表現在知道正是不厚不薄的一層橡皮。開始讀這篇“作品”，什麼中朝人民的和平勞動願望啦，志願軍战士

的愛國主義和英勇犧牲啦，朝鮮少女的純潔愛情啦，却和一種感傷情緒混在一起，好像是層層疊疊地裹住了一些什麼不好的東西，善良的讀者不免有些感到困惑，只是難以解答這個問題；但敏感的人是嗅到了從中透露出來的一股可疑的“個人主義”氣味的，並感到嚴重的不對頭，可是一下也還不能覺察到裏面那股能打斷骨頭的鋼絲，那又是什麼道理呢？

能致人精神以暗傷的鞭子雖然也有相當於橡皮和鋼絲的部分，但到底比那能致人肉體以暗傷的鞭子是複雜得多的，分析前者比剝開後者是要費力得多，對專門的批評家說來甚至也都會是一個新的課題。許多批評家有在正常情況下研究好人的好作品或壞作品的經驗，但不一定在特殊情況下對付那些來自暗中的以所謂“作品”來向我們進行狙擊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家如果能就胡風分子強派給我們的這個課題仔細進行研究，寫出一些更深刻的分析文章來，在今後若干年內，是肯定對大家都會有好處的。當然，不管這個課題將來可能得到怎樣詳細的解答，但如何掌握馬克思主義，學會辨別作品中的不健康的氣味和傾向，總仍然是我們對待那些別有用心“作品”的最根本的辦法，此外大概不會有別的捷徑可走。

還是回到“窪地上的‘戰役’”。它是怎樣進行了那陰險的一擊？怎樣運用保護色，而又透過保護色散佈出那

种破坏鬥志的“感伤”情緒的？它裏面究竟隱藏了一些什麼曖昧的东西？靠了今天的方便条件，粗粗地剝一剝，似乎也可以窺出答案的一个輪廓來。

路翎的这篇“作品”是充分按照胡風喧嚷的什麼“主觀戰鬥精神”、“真誠的思想要求”，什麼寫“真實”，什麼“反映人民底負担、覺醒、潛力、願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熱而丰富的客觀歷史內容”等等这一套戲法口訣而製作出來的。做剝開的工作首先要將胡風这些口訣加以註釋，顯出它們本來的涵义。他們所謂“主觀戰鬥精神”、“真誠的思想要求”其实是一种不可告人的骯髒立場，一种反動思想；所謂“真實”是按他們的反動觀點加工过的东西，因此是真实的对立物，是歪曲、伪造和誹謗的同义語；所謂“火熱而丰富的客觀歷史內容”是他們站在反動立場上發昏或發慌時聊以自慰的虛構的幻境。

根据这套“理論”，於是路翎製造了一个正在大步走向“他还不懂得的战争（按：指抗美援朝的战争）”的年輕战士，一个因为怀裏揣着一条朝鮮姑娘送的繡花手帕，才算上了“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課”的年輕战士，看來是那样單純可愛，把他安插在中國人民志願軍裏，讓他遇見一个難題，被一个朝鮮女孩子对他表示的“不可能實現的爱情”弄得不断激動、驚慌、苦痛。如果戀愛要發展，兩人要結合，問題当然沒有办法解决。而路翎又偏不讓他們作既合乎鬥爭的利益、又合乎生活真實的任

何一個正確出路的抉擇，真正解決內心問題，於是只有把苦痛延長，直到這個戰士犧牲後，事情才算不了了之。

從表面看，路翎似乎沒有怎麼醜化王應洪，只是硬說王應洪不懂得抗美援朝戰爭，除了這次愛情的溫暖外還沒有開始生活，顯得有些武斷，很多地方他簡直還像是在讚美王應洪；王應洪的死乍一看好像也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他是在負傷後不便行動的狀況下、又是在掩護班長出險的名義下作的壯烈犧牲；然而實際上好心的讀者却被引導去同情一種政治都在它面前吃了敗仗的愛情，被強迫經歷着王應洪那若明若暗的愛情苦惱，分担那朝鮮女孩子的影子在臨死前王應洪心中的分量，而為這個促成王應洪死的決心的隱隱約約的因素逐漸引起了心中的迷惑。

路翎也似乎沒有在字句上直接攻擊我們軍隊的紀律，除了在小說中過分熱心地、因而常常是勉強地提起紀律的字樣，顯得有些奇怪外，在這方面他用字一般還是小心謹慎的。然而通過整篇小說的情節發展，路翎却一層緊一層地暗示出這個生硬的無微不至的紀律是這個愛情不可能實現的原因，是和愛情不斷矛盾着的；依照路翎的“邏輯”，這樣的矛盾如想解決，除非是兩人結婚，否則絕對沒有別的出路；但結婚又不可能，因此兩個青年男女當中只有死掉一個；根據這個安排，就可能造成一種錯覺，這個矛盾在現有條件下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合

理的解决的，紀律於是就在路翎筆下变成个人幸福的絕對对立物了。

又要進行攻擊，又不可太露骨，因而路翎一般少在字面上流露他的反動傾向性；然而又不能不表現他的反動傾向性，於是他通过他的“人物”和“矛盾”的發展來顯示他的“思想”和“立場”。不能不露，不可太露；表面上是橡皮，骨子裏是鋼絲，这种种矛盾構成了路翎这种特殊“作家”的特殊“手法”。

路翎用來歪曲现实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所謂寫潛意識來寫內心活動。例如：路翎不敢正面渲染他所設計的王应洪對於爱情的真实态度，在許多場合从表面看來王应洪的态度似乎都是正確的，甚而在開始他还把王应洪处理成为一个近乎百分之百的魯男子。但如果只这样做，故事就無法發展下去了。他就不断通过对所謂潛意識的揭露（方法却比在“战士的心”裏寫吳孟才的潛意識要隱晦一些），表明王应洪实际对爱情有一种潛伏着的强烈的願望，只是口头不說而已。当这个内心矛盾，也是爱情和紀律的矛盾，一旦發展到尖銳化、激烈化的時候，这个年輕战士就要走向崩潰了。

这些就是他們所謂的“现实主义”，所以無怪他們認為这样的“现实主义”是不能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世界觀並存的。

在“窪地上的‘战役’”裏，用人工加以強調的“矛盾”

是錯綜着的，隱晦然而頑強地對抗着的。一邊是王應洪和金聖姬，個人幸福，愛情，和所謂“和平勞動的熱望”；一邊是集體，抗美援朝戰爭，部隊紀律，和所謂“戰爭裏的一切殘酷的痛苦”。一邊是所謂真誠的內心，自發性和潛意識的反抗；一邊是政治，覺悟性和路翎認為的對集體的表面的屈從。矛盾已經安排定，看你同情哪一面。只要你同情前者，為路翎所預定的那個“悲劇”結局感到難受，他們就成功了。抗美援朝的正義戰爭、部隊自覺的紀律、祖國和善良的讀者們的靈魂等，於是就一同受了橡皮包着鋼絲的鞭子狠狠一擊，外表却都看不出什麼傷痕來。

3

我們可以从鞭子得到的教訓是很多的，教訓裏面也牽扯到我們自身的弱點。

鞭子的鋼絲是用橡皮包住的，在沒有剝開橡皮之前看不見鋼絲不能怪眼睛有毛病。而明明是一條鞭子，雖然裹了橡皮，鋼絲沒有外露，却當作了一段橡皮水管，想用它去澆園子，則眼睛一定有毛病，而且已經不只是眼睛有毛病了。

問題還不止於此。

如果說對鞭子外形還可以熟視無睹，想拿鞭子去做澆花的水管是由於好心腸，由於經驗少；但分明已經挨上了一下，背上紅腫了一塊，還是無動於中，泰然自若，

那又是什麼道理呢？

也許可以假定世界上有一種長了橡皮皮膚的人，就是不能感覺痛癢。如果我們隊伍中有這樣的人，為之高興的還是只有暗中的敵人；因為他們可以省些事，用不着操心給鞭子包上橡皮了。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於讓我們折斷骨頭，而不顯傷痕；如果挨打的皮膚自然具備這種不顯傷痕的特點，而且不用上麻藥就失去了感覺，打手們從背後行起事來該是多方便！然而，橡皮皮膚到底是不可想像的。

也許今天有人還能如古代戰士，披戴上厚厚的全副甲冑，做到刀槍不入，那自然對於鞭子之類的武器就更無所畏懼了，但事情也並不這樣樂觀，因為一個人如果習慣於無所感覺，知覺因而遲鈍到不辨敵友，一旦被敵人俘擄，脫下盔甲，那裏面剩下的仍是刀槍可入的平常的皮肉，終於還是會發現天下並不怎樣太平的。麻木還是不等於鎮定。

確實有這樣一種無形的甲冑。

有這樣的人，喜歡穿上這樣的甲冑，從此與新鮮空氣隔絕。在千軍萬馬之間，他自覺如入無物之陣。對不論來自敵人的攻打和喊殺聲，還是來自自己陣營的推動和黨性的號召，都同樣無所刺激，無所感覺。

有這樣的人，喜歡被稱為“公正”。當戰鬥已經開始，他还作着關於“公正”問題的考慮，在陣地前深思徘徊，

或虽向敌人放了一枪，但还想辨别敌人猛烈的射擊声中哪一声帶着些“好的願望”，唯恐誤伤了來自敌人的“好的願望”。

如果这些都还可以算是一种个人主义，一种自由主义，那末就無怪敌人總是向着我們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高声喝采的。他們从這裏面找到了很大的空子。

但是且慢高兴！我們自身是有毛病，但一發現这个毛病是敌人喜欢的，就一定要去克服，这个空子終於是能堵住的。

看起來，最終能使得我們这些同志清醒的，不僅主要是由於党的正面教育，而且多少还得加上敌人那条無情的鞭子的作用；它居然也做了一點好事，这倒是为敌人所意料不及的。

4

鞭子的作用既是这样神奇，於是有了一个關於鞭子的童話。

这只是一瞬間裏發生的事情。

当一条不長不短的骯髒的鞭子，被高高举起，準備作狠狠地一揮時，本來是疲憊的狼狽不堪的鞭子由於这个新的臨時地位突然產生了一種自豪感。它甚至覺得它都能真正進行思索了。它發現它既有所喜愛，又有所仇恨；它仇恨一切，所喜愛的也就是仇恨。它看看身上陈

舊的斑斑血跡，感到又將添上新的血污的喜悅，不禁輕輕地擺了擺尾。它產生了一種關於自己的幻覺。肯定認為，這個世界少了它就不能存在。它居然為自己唱了一個歌，宣稱它自己有前途，好像新生的芽一樣。它驕傲地斷定沒有人能對它進行反駁。當然，這一切在我們聽來只是鞭子揮下時的“噓一拍”一聲而已。

對鞭子那用以來自欺的幻想是值得細細反駁的；因為，鞭子總歸是鞭子，一條橡皮包着鋼絲的鞭子不論被哪一個主子握着，也只能是一條不折不扣的鞭子，而不能是別的什麼東西。

如果它硬要幻想自己是“芽”，那也可以。因為芽有各種芽，其中近似鞭子的，有蔓草的芽，有荊棘的芽，有毒菌的芽。

它可以有它的“前途”。因為前途有各種前途。徹底失敗是反革命的前途，被剷除得乾乾淨淨是蔓草的前途，垃圾堆是各種骯髒的廢物的前途。

它也可以有自己的“歌”；在被拋進垃圾堆之前歌唱着自己並不太快樂的幻想。古老的“噓噓”之聲既然能成為蒼蠅的歌，一瞬間的“噓一拍”一响當然也就可以成為鞭子的歌。

不過，這一切在我們聽來只是一個關於醜惡的乏味童話而已。

1955年7月10日

幽灵的邏輯

有一个美國詩人寫了这样一首詩，題目叫做“戈倍尔的邏輯”，原句如下：

土地是水，天空是岩石，
鷹是天鵝，天鵝是烏鴉，
一隻尺是一隻鐘，
海洋是火焰，荊棘是玫瑰；
蘿蔔是耳朵，耳朵是鼻子。
我命令你这样說！
而且要用漂亮的散文，
給我廣播全國！

檸檬是草，草是麵包；
聖人是小丑，小丑是英雄；
智慧是低能，
勇敢是拋棄人權；
和平是打仗。

我說这样，就是这样！

那一个安分的良民，

胆敢不这样想！

——斯丹敦·戈白倫茲作長詩“紛

擾的風”中的一節，袁水拍譯。

作者的生平不詳。从这首诗的内容看来，大約總是寫在德國法西斯滅亡之前。希特勒同戈倍尔这一夥角色死了已经有日子了，今天讀起这首诗來，却依然感到新鮮。这位作者寫這兩段詩的時候，看样子不一定預存有不朽的念头，而这些句子在今天也还是利箭，不断射中一些幽灵。这些幽灵已不能滿足於在暗夜中徘徊，終於在作者自己的祖國內找到了替身，公然“借屍还魂”了。

証据很多，只要翻翻今天的許多美國報紙，查一查“美國之音”，以及聯合國美國代表的發言，就可証明這點。他們把朝鮮人民抵抗、擊退美帝國主义所豢养的走狗李承晚的進攻的行動叫做“侵略”，把美國軍隊侵佔朝鮮領土，美國飛機在朝鮮的婦女、兒童頭頂上丟炸彈叫做“維護朝鮮的自由獨立”，把美國兵在朝鮮放火，毀滅一切大小和平城鎮的行為叫做“拯救朝鮮人民”，這樣的邏輯，不正是等於把土地說成水，天空說成岩石麼？

作者當時一心一意勾繪戈倍尔的輪廓，不料也画出了今天杜魯門、艾奇遜、杜勒斯等的嘴臉。看起來，他是意外地獲得了超越時間限制的不朽傑作；道理却也